

在上面有個老傢伙喜歡著我

服勤單位規定在八點半前打卡。以高端機器感測指紋，畫押還收監似的。替代役中心早於六點半便吹起床號，所有廁所門板在六點二十就像倒閉前的銀行進入一種沉默的擠兌。水聲嘩啦嘩啦，接上外頭羅斯福路喇叭聲從七點邁向顛峰時刻，公車在那幾站會自七點二十由下車刷卡變成上車刷，這樣才會更有效率，門一開便像倒垃圾，一次一整團黑黑灰灰的什麼往下跌。捷運的高峰則要到九點結束，門開開關關，車子行行復停停，一個清晨有好幾套系統混亂的整合，只為了讓一切井井有條，過紅燈沒有一次延遲，僅僅相信上緊發條便能和這個世界接上條穩穩的橋。

替代役中心位處公館，服勤單位在古亭還要過去一點，一切東西向，但日子不是過去了，只是反過來，此前很多個白日我往公館的學校去，晚上回到古亭。一條羅斯福路日走過夜，從學校走進軍隊裡，如今只是把頭反過來，一次又一次，好像把過去的路抹掉。其實是加深。

過去就是過去了，但沒辦法過去。

我們是替代役。從名字來看，是正規軍人義務的一種替代。但怎麼說呢？我原本是該被派去菲律賓的。但那一年，菲律賓公務船以機槍掃射台灣漁船。清晨大霧裡連串機槍響如鋁箔罐遭車輾過，同一時間，羅斯福路上交通號誌又換，車子行行堵堵，一切停下來了，我們成了那個系統裡的一群，暫時被提調到別人的單位，住在別人的宿舍裡。在某棟大樓找一個房間。一本正經的按下指紋，無事可做，明確感到有事正生。

所有人都處在夢遊一樣的前進裡。不能去了，不，不用去了。台菲關係空前緊張。外長急電傳訊。代表處官員去了復來。子彈聲響遠遠進進，我們都在等待一場還沒發生，或者已經結束的戰事。我們是整場事件裡距離最近的士兵。卻一開始便被排除在外。

門開開關關，車子行行復停停。日子裡的行軍由羅斯福帶領。偶爾我帶我的同僚們鑽小巷。系統之外的路。走南昌路，走汀州路。一切東西向的都可以走。他們都平行羅斯福路，終究能夠到達服勤單位，那是少數的逃逸路線，外套可以穿自己的，衣擺都拉出來了，滿口髒話罵罵咧咧，誰正大光明抽著煙。直到羅斯福路在前，終於把我們接進去。但一切也只是替代。

是誰說，當兵一下下，過去了就好了。

是誰說，替代役一下下，過去了就好了。

這會兒，我們成了替代的替代。一下下的一下下。

唯一明確的，只有清晨霧中那條通勤的羅斯福路。

欸，你有吃過汀州路上那家中式早餐嗎？同僚問。時間無比的漫長，我們開始在固定的路上找樂子。我在 Google Map 上註記一家又一家餐廳。

走久了，覺得這些替代的到路挺不錯。

過久了，覺得這樣借來的時光也頂不錯的。

長官一聲指令，說八卦週刊記者找到我們服勤單位，正以「兩國關係空前緊張，為何還派遣子弟兵為其服務」為專題，我們掩著頭，從服勤單位後門逃離。長官耳提面命，面對記者襲擊時，以手掩口。面對閃光燈時，數一二三低頭後就地解散….

欸，聽說南昌路上有家早餐店老闆娘會送蘿蔔糕。欸，中心後門又開了一家新的水餃店。現在打卡就打八折喔….

那不是時間的隱喻。這就是此後。路從來是連著的。我們的一生，不過是如此，遠方有戰爭，在我身邊成了理由。知道身上綁著責任，如今卻成了權利。生活裡的真空時段，其實住在罐頭裡也不錯。一切就是小房間裡的虛耗，若有其事，毫無結果。可以掌握的變數。有限卻以為無限。沒有選擇的選擇。

將就著將就，也就是安定了安定。

當一切只剩下，該焦慮明天該吃哪家早餐店的時候。

當一切只剩下，有一個盡頭。一切便沒有盡頭。

當一切只是等待。便不需要等待….

那是在又一天的清晨，我們一夥人在南昌路找不到更好的早餐店了，忽然，A 就不見了。

該不會逃去菲律賓了吧！

一邊調笑，其實誰心裡應該都好緊張的吧，怎麼一轉眼，就有個人不見了。那個人還好不只是自己。但也只是，還不是自己。

我一條巷子一條巷子進去看。廈門街？金門街？路者，「大也」，街者，「四通道也」。夠大條才叫路，小條的叫做街。我的人生都只需要一條羅斯福路就夠，哪來這麼多街街巷巷，縱然它們在那裡那麼久了，但之於我，他們根本是不存在的。

又繞進一條窄窄的街弄上，低頭看手錶，打卡時間要到了，門開開關關，車子行行復行行，系統正在逼近我們，我抬頭，不遠處，像牙齒被人拔掉了，成排的屋子中央多了一塊空地，是工地？不，近看才發現，那也許是座公園。

牆壁的塗鴉前擺了幾張課桌椅，一切像是荒謬藝術，或是少了觀眾的舞台。而在水泥平台前，那可不是穿了全套制服，卻像是走錯場子的 A 嗎？

我靠近他，還沒說話呢，平時那麼安靜的 A 正喃喃說些什麼。

嗯？你大聲一點。

走錯了。而他說，像是錄音機按下了某個開關。SHIT!一切都錯了。錯了。全部都錯了….

那是一個和其他清晨沒什麼不一樣的清晨。我知道親愛的 A 發現一個和其他發現沒什麼不一樣的發現。但不行這樣啊，我壓抑著拍打手錶的衝動，服勤單位規定在八點半前打卡。所以替代役中心六點半便吹起床號，但廁所門板會在六點二十前拍手一樣反覆。這樣我們才能在七點接上外頭羅斯福路喇叭聲…

我試著想說些什麼，我打開手機，想要拿出 Google Map 給他看，那上頭滿滿註記著我每天吃過的早餐店。我想跟他說，欸，這家汀州路上的我們還沒吃過，你看，我們等等是不是買另一家南昌路上….

錯了。都錯了。他還在講，一定有什麼錯了。

而幾秒後我忽然不可遏抑的笑出聲來。

啊？

這會兒他反而抬頭看著我。

很奇怪，公園前方竟然放著一張沙發，那下雨怎麼辦？這條街到底怎麼回事，但沒有關係，我覺得這張沙發來的正是時候。就像在成排工整的建築裡有個缺齒那樣理所當然。

這條街允許這一切發生。

你看，我們在這裡。我把螢幕秀給他看。

這裡是我們經過的南昌路喔。然後我們在這裡。我把手指點上去，再一次確認這條街的名字。

同安。

所以？A 張大眼問。

我舒舒切切的吐出一口氣來。一屁股坐在沙發上。

同安街。原來是這個名字啊。這條街。

同安街不是我的街。生活裡根本沒有用處。一切只需要羅斯福路就夠了。只需要東西向的路就夠了。同安街是南北向的。從未知處而起，通往未知之地。我甚至連他的盡頭是哪裡都不知道呢！這是一條過去我不會經過，未來也沒有必要經過的路。此刻的他是整座城市生活系統裡的盲腸，割掉也沒有關係。連替代都說不上。

你看，我跟 A 說，但如果把我們經過的路畫出來。南昌路東西向，同安街南北向。這一切終於在上個路口交錯。你看，你看出來了嗎？那可不是一個十字嗎？

耶穌都揹著十字架呢，我想。

而我自己走出一個。在這條我永遠不會經過的街上，在這個可能根本不需要我的世界裡，曾經走出一條十字來。那是不是代表了什麼？

我把頭枕在那張沙發上，忽然覺得無比的放鬆。那時我像是脫離身體，從更高處看著自己。在距離我幾百公里的海域上，最初的駁火已經結束，有人在哭號。有公理正待聲張。有幾百個泡沫隨海水往日光處竄升。有很多爭吵，將來會有好幾波對抗，有人在斡旋，有人試圖折衝，而如果一切從更高的地方看…

一切都是替代。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。

但如果他有呢？

那一刻，我想，地上有十字，而在那上面，在這一切的上面，搞不好在更上方，有個老傢伙喜歡著我喔。一定有的吧。不然這天清晨，我不會擁有一個十字。但如果上方什麼都沒有呢，或者他其實不愛我？啊，那也沒關係，我會

反過來喜歡他，我會讓一切交會，我嘗試這樣愛著這個或者並沒有任何意義的世界。

那一刻，在這條街上，第一次，我說出那個字來，為了世界上某個誰。

我說，神啊。

公路電影

那是台人肉車。我的公路電影，多擁擠，可是又開闊。開闊是因為，車沒有後門。徒剩下一個電影螢幕似大景框，要抓著把手當座椅扶手，真怕被甩出去，還是只是進去，進去電影裡。而我現在，真的被丟進來了——屬於我的公路電影，馬尼拉機場消失在轉彎之後，柏油路微微蒸起白煙，電影什麼時候已經開始，景色依次疊加，綴上一些花樹，線條拉出道路，一幢幢依次是高低參差的房子，那是我公路電影的開頭，風景在後面，回頭望，才發現自己前進。像用倒退的姿態往前。

菲律賓多熱，也就多肉，車子幾乎卸掉所有的配備，那麼簡，包括扶手，裡頭陳設讓人想起我們小時候都搭過的幼稚園校車，低矮車頂下設有兩橫條座椅貼著車壁靠，但你又確實是一個成人，只好壓著頭很困窘把自己塞進那小小的靠壁的長方椅上，且不得不手貼著膝蓋，背脊打直，且因為太熱，不少人只穿短褲或露出半條臂膀，車子每一次急轉彎或飆遲，車廂裡像在玩碰碰車，你確實感受到隔壁誰的肘骨或膝蓋圓正頂入身體軟軟的部份。從車裡到車外，那個距離比正是你對菲律賓印象的本身——開闊的土地因為速度感和稀少的開發而更顯寬闊，但為什麼，地方這麼大，人與人的距離卻這麼近，近到要以熱和汗焊進彼此的身體裡。

多搭幾次這樣的車以後你才知道他名字，叫做吉普尼（Jeepney）。旅人搭計程車，菲律賓在地人都搭吉普尼。車子多半由廂型車改裝，後頭拉出一整櫃空間，路上逕行，隨攔隨停。有位子就坐下，搭一次通常 8 披索，數好硬幣傳給座位旁一個人，長條椅上乘客接力賽似把硬幣往前傳，如果要找零，司機握方向盤的一隻手上插滿鈔票，像忍者手裡劍還迴力鏢，俐落數出來擲回去，再一次由前排乘客大隊接力傳回來給你。這樣的行進，太依靠人力，太麻煩別人，乃至你以為那不是別人，誰都那麼親是誰的兄弟姊妹。吉普尼是國民車，也是國民性的展現，他讓人們連結成一體，萬千吉普尼在黑色柏油路上飛馳，就連綿成菲律賓的身體。那來自異國的我是誤入的菌類嘛？每每上了車，我總一會兒以為後座的人們會把錢傳給我，一會兒又覺得對方會跳過我，逕把硬幣拿給我前一個。我不知道自己期待哪一個，更怕哪一個。但無論哪一個，每一回，我覺得，自己是多出來的那一個。只有我是外人。

一個看著公路電影的人。

在馬尼拉很難找到公車站牌，但吉普尼也沒有標示站牌，我至今仍不知道菲律賓人如何內建這套人體 GPS 辨認系統，朋友要我注意，吉普尼的路線就寫在車身上。我努力辨識，真的發現鐵殼浪板上幾個字，看久了也就知道端倪，

他們標記發車首站和終站名，並在這其中加入幾個轉折點地名。那使得搭吉普尼變得不可能——至少對於外國人來說——我的台灣經驗是，公車站牌上星星點點出現該趟公車路過站名。亦即，你不需要知道該趟公車的起點或終點站在哪，只要知道哪班公車可以到自己要搭的那站就好了。但在菲律賓，像是手帕依照兩點憑空抓起，這中間因為垂綴造成的凹折與各種稜線，就是他所經之處，這意味，你必須心裡先有一張城市地圖，而後知道這裡是開頭，那裏是尾巴，這中間迂迴盤繞是哪些地標哪幾條路，然後才能跳上去。台北和馬尼拉之間，這兩座城市各自的移動方式，就是彼此的距離。

所以我覺得吉普尼是世界上最開放的車，盛開的窗，湧進來的風，隨招隨停，多隨性，但他是通向封閉的，不明白路，看似有無限的前方可供選擇，其實是有限的途徑，只有懂得人能搭。

為什麼有些事情可以既開放，又封閉。可以既充滿可能，又滿是限制？

我想說的，其實是寫作。

所有關於書寫的討論，背後只重複三個字。不能寫。

在到達菲律賓之前，我已經明白，自己不可能寫了。我越是寫，越是為書寫本身困惑。曾經，寫作是趟冒險，他應該是個旅程，一個遠方，「可以發現更壯美的風景」、「我想看到更遙遠的地方」，可什麼時候，寫作變成吉普尼，他有逛大的腹地，他的確是移動的，上車下車，載客卸客。那其中發生質的改變，終點已經決定了一一那出於我自身的限制，經驗的不足，或者太怯弱，不敢踏出一步，終究，我只能寫這些，我只懂這些，愛情、親情、友情——很快，我發現我沒有更多可以寫，他們變成我的終點，我寫什麼都是這些，有限的經驗，重複的事件，剩下的只在於，如何排列。像吉普尼在市區轉悠，終點已經固定了，剩下的，只是路徑的問題，或迂迴或直率，或奔馳或顛行，講故事還是散文，有時是詩，在路徑的變換之下，換算成文學技術就是象徵、譬喻、婉曲.....那一切讓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的的飆車美技，卻終究通往少數的固定的終點。

寫作把我困住了。什麼時候，我發現我離不開寫作了，我越說不能寫，便越要寫。因為在他裡面，我感到安全，我把寫作視為少數掌握的技能，「寫作」便成為狹義的字面生產，是文字的組成，一系列修辭和技巧的呈現，只要理解這些，就可以做出無數的排列，越豐饒，內裡就越貧乏，越表演，越孤獨，我困在那個裡頭，卻覺得安適，一方面確實有所勞動，在心靈上，在字的鍛鍊與詞的澆鑄上，一方面，又不需要移動，我只需要寫作，把這些字搬去挪來就好。

這樣說來，也許是我把寫作困住了。我完成的只是「寫作」。他無法通往他人。他只是一場表演，是技術的自我完成。他是完美的孤獨的甕，卻找不到入口進去。正是如此，我才更必須寫，因為如果不寫，我就必須面對我什麼也不會，原地踏步的人生。但如果我寫，一切只是技術的展現，那是個無用的遊戲，我的人生就更將原地暫停。

到底是誰困著誰呢？像是頭啣著尾的雙頭蛇，而我是宇宙中心的吉普尼，無限移動，只在同一個地方。開得多快，路線多開放，但其實只是封閉。那終究是，哪裡都到不了，誰都進不來的吧。

流著黑血的心臟，駁駁跳動是車鳴與喇叭響。馬尼拉是菲律賓的城市之心，但我找不到通往的路。

在菲律賓混熟後，很久很久沒在想寫作的的事情了。我老老實實的上車下車，有車搭車，沒車走路。如果人生就是這麼簡單，如果吉普尼就是吉普尼，他不是什麼寫作的隱喻，不是人生的困境，他只是單純的行進，那一切會不諱比較簡單。

那時候我明確知道，自己不可能寫作了。

我記得那是在馬尼拉的某一晚，後車廂依然敞開，但我已經很久沒注意那往後退的風景了，公路電影已經結束了吧。我只是順從的閉上眼，從此以後，也就這樣了吧。

下一秒，像從淺淺的睡眠中驚醒，卻發現，車子忽然不開了。窗外是冷涼的夜色，幾盞路燈孤零零立在那，我坐在靠近前排的位置，一探頭，奇怪了駕駛座上司機竟然不見了。

那我們整車人是怎麼到這裡的？或者，這僅僅是一個超現實的夢境嘛？

幾秒以後我才看清楚，那個低頭在吉普尼車頭摳摳弄弄的，可不正是司機嘛？他打開引擎蓋，好像在觀察什麼。

在我身旁的乘客也察覺駕駛座沒有人了。他起身對著司機喊什麼，是菲律賓當地語，我聽不懂，跟著，他一轉身，忽然開始大喊，這會兒，鍋裡的油滾沸似的，那些或閉著眼或垂手用耳機聽音樂的人們忽然都跳起來了，車廂裡變得更擠了，我坐在位子上，抬頭是無數頭顱和手臂黑影在半空交錯，空氣裡有一種燥，誰都感覺的到，有什麼不對頭了。

接著乘客們旅鼠似一個一個把後車廂當懸崖，輪著往下跳。我也跟著動起來，一手拉提包一邊問問隔壁怎麼了，但他們一逕往前擠，我身後黑膚女子用

尖銳的聲音對我喊，第一次我聽不懂，再喊個幾次，我懂了，他說 B o m b 。那聲音多飽滿，有一個氣音，配合手勢在吉普尼車廂裡滿滿的漲開，人群就變得更喧嘩了，手肘拐著腳互相踏著，掙著往前擠。

B o m b 。炸藥。車上有炸藥。

我真的進入電影裡了嘛？這會兒終於想起，前不久報紙上不是有寫菲律賓有武裝份子起義嘛？南方各處在駁火，有暴動頻傳，是不是我們的吉普尼被挑上了安裝炸藥呢？

吉普尼車身多短，但那幾秒之間，生與死，好像也就是車裡與車外的距離。我好不容易從後車廂門口掉落，在地上翻了幾滾，站起身，碎石子泥土都來不及拍掉，就更繼續跑往前，不能停啊，心裡浮現是電影裡爆炸瞬間火焰流動的慢鏡頭，無數鐵塊與碎片散射，要跑出射程之外才行。

這可能是我人生碰到，最精采的事件了。某一瞬間，我心裡且浮現這樣的聲音。

如果能寫下來的話.....

我跑著跑著，直到身體自己攤倒在路邊，怎麼回事，還沒有爆炸嘛？還是已經爆炸了呢？我是不是已經到安全範圍了呢？

後方依稀傳來喊聲，我喘著氣仔細聽，好像是司機在喊，我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聽，這才理清楚，喔，不是炸藥啦，只是吉普尼引擎熄火啦。

災難的火藥引線被拔掉了。

耳邊零星傳來輕煙一樣的笑聲。

但那又的確是災難。至少對那時的我是，這下糟了，深夜的公路上，沒有車，我該怎麼回去呢？路燈在這時一盞一盞暗下，我沿著公路上白線走，走累了，把腳上的高跟靴子脫下來拎著繼續往前，就這樣赤著腳，身體好冷，臉頰好熱，在慢慢涼起來的夜色裡，一個人走在無盡延展的公路上。

路還好長，身體好累好累，有那麼那一刻，我發現內在暴力的什麼和絕望共同湧起。..

啊，好想好想，炸掉什麼啊！

關於這座城市，或者，我的人生，我的寫作....

那一刻，在無盡延伸的公路上，我忽然有了想寫作的衝動。

是我把自己困住的。而昨天的我，已經被我丟在那台吉普尼上了。從此以後，我要成為一顆引信被摘掉的炸彈。有任何東西要叫我停下，我都要把它炸毀。無論是寫作，還是人生，或是任何足以阻攔我的。

而我僅有的武器，就是寫作。

我是在那時，寫下書裡第一個字的。

關於我的公路電影，我的寫作，現在才要開始。